

天娇出世，《宸宫》来袭，
『起点女频人气王』沐非凤鸣天下！
看九洲棋局，谁主乾坤！

宸宫

沐非 著



朝華出版社





沐非
著


朝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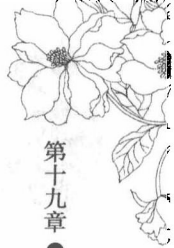


序 言	◎ 天为谁春	1
第一章	◎ 明灭	1
第二章	◎ 尚仪	18
第三章	◎ 闻笛	35
第四章	◎ 胡使	52
第五章	◎ 天宸	62
第六章	◎ 元旭	76
第七章	◎ 圣眷	90
第八章	◎ 林媛	100
第九章	◎ 夜宴	113
第十章	◎ 咒毒	127
第十一章	◎ 静王	147
第十二章	◎ 绝杀	163
第十三章	◎ 凤阙	175
第十四章	◎ 亲征	189
第十五章	◎ 无明	208
第十六章	◎ 大捷	223
第十七章	◎ 册妃	240
第十八章	◎ 玉碎	258
第十九章	◎ 立威	277
第二十章	◎ 鬼魅	296



第二十一章	◎ 决裂	309
第二十二章	◎ 出马	326
第二十三章	◎ 黄雀	344
第二十四章	◎ 大晋	359
第二十五章	◎ 勘合	371
第二十六章	◎ 寂灭	379
第二十七章	◎ 外侮	393
第二十八章	◎ 北狩	405
第二十九章	◎ 守城	422
第三十章	◎ 缘尽	432
第三十一章	◎ 秋凉	443
第三十二章	◎ 宫变	456
第三十三章	◎ 月惑	484
第三十四章	◎ 星坠	494
第三十五章	◎ 奈何	503
第三十六章	◎ 岁逢	517
番外	◎ 清敏	535
番外	◎ 元旭	538
番外	◎ 归长天	544
番外	◎ 恨蹉跎	548
后记	◎	551





第十九章

立威

她的脸色白了一白，在虚无的最深处，询问自己：若是他知道，自己眷爱之人，不过是个披了画皮，满心怨毒的复仇鬼魅……

碧月宫中，静谧有如幻梦。

晨露进得寝宫，便有所感应，她微微一笑，对着珠帘后说道：“皇上是在赏月吗？”

皇帝醇厚清朗的笑声，从帘后传来，“朕在这儿等了你大半夜，你一开口，却是这般气人！”

晨露笑道：“真真是我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她说笑着，已经走入后堂之中。

“你此去，齐卿便是无恙了。”元祈靠坐榻上，欣慰道。

晨露立于窗下，却不走近，清婉月色照拂了一身，凝出冷肃幽寒。

“皇上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其实，没有人要齐大人的性命。”

“嗯？”

元祈双目一凝，很是疑惑。

下一刻，晨露口中，说出让他惊骇异常的答案，“所谓后党派出的刺客，其实，不过是瞿统领的属下。”



“什么!?”

元祈剑眉挑起，怒道：“你们俩背着朕，竟敢如此!”

晨露与他静静对视，毫无惧色，也不请罪。

“皇上，这是最能见效的法子。齐融虽然与太后斗法多年，却也一直舍不下身家性命，我们演了这出戏，才能让他破釜沉舟，死而后已。”

两人目光相对，元祈对上那双清冽黑眸，只觉得其中一片坦荡。

他不由得歉疚，温言道：“罢了，下次不可如此胡来。”

晨露凝望着他，仍是那般坦荡不加伪饰，心中却是一片轻松。

她今夜作为，本就是试探，元祈既然如此信任，下面的事便好办多了。

她微微一笑，将话题转移开去，“今夜还遇到一件奇事……”

她将裴桢的事简要说了，皇帝听得入神，待听到那女子刚烈自尽，不由得又敬又怒。

“这些藩属将士，竟敢如此放肆?!”

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手中把玩的镇纸，也在急怒中砰然落地。

“藩王们纵容属下，竟敢在天子脚下犯律，此事很不寻常。”

“朕知道他们别有图谋……”

元祈阴郁地冷笑道：“周大将军潜居京城，正是想看这出戏呢!”

晨露听他提到周浚，略一思量，道：“这位周大将军，还有位贴身心腹囚在诏狱之中呢!”

“是那个跟周贵妃有苟且之事的?”元祈有些恼怒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木已成舟，老把他关着也不是事儿，皇上不妨给他个恩典，让他去边塞将功赎罪。”晨露瞧着他的神情，口里若有若无地劝说着。

元祈叹了口气，走近她身边，微带无奈地将她发间的钗钿一一取下，顿时青丝如瀑，垂落而下。

“你在替他说情?”

“人死如灯灭……周贵妃已经仙逝，再跟他计较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”

元祈摇头，断然道：“你不知道为君者的忌讳……”

迎着晨露的目光，他叹息道：“为君者，其实最在意的，是自己的威权受到冒犯。”

他语意森然，道：“朕对此人，其实并无怀恨，只是他触犯了禁忌。若所有人都群起效仿，天子还有什么威仪可言?!”

晨露听着，身体禁不住微微颤抖，暗夜中，一个最可怕的念头浮上心头，莫非，元旭也是因为天子的威权，才……



想起前世，她杀伐决断，大权在握，此刻想来，竟是悚然心惊。

元旭，你真是忌惮我威权势重，才对我起了猜忌？

她微微垂眼，良久，才幽幽问道：“这样的行为……绝对不能宽恕吗？”

元祈见她语声渺渺，仿佛有无穷幽怨，心中大为不快，“为何如此关心此人？”

晨露心中一片混乱，正在茫然间，发间但觉轻颤，随之而来的，是一阵清香迷离。

“朕守候一夜，其实是想给你这枝花……”

雪莹亭亭的玉兰花，在发间系了个如意结，挽起无穷缱绻。

元祈叹息着，近乎负气地拂袖而去，拂晓的黎明中，只留下一殿馥郁。

翌日早朝过后，元祈隐约有些后悔，自己负气而去，未免有些小肚鸡肠了。晨露与那人根本毫无瓜葛，自己没来由的，却是吃什么醋？

他正在懊恼，却听御书房外，秦喜趋近禀道：“晨妃娘娘来探视皇上了！”

元祈心中一喜，“宣她进来吧……”

晨露款款而入，竟是一身明红氍染的曳地长裙，在日光下，隐隐透出月色花瓣纹，额前垂下累珠流苏，更映得肌肤似雪。

她平日里只着素裳，这一番精心装扮，竟生生将清秀容颜映得出色娇媚。

“你这一身……”

元祈只觉得心在怦怦乱跳，他有些不自在地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这是为今日晚宴准备的，那几个丫头撞掇着我穿上，就弄成这模样了！”

晨露一扬柳眉，很不适应地凝视着这繁丽绸衣。

元祈看着她轻提裙幅，很是无奈的样子，再也撑不住，大笑出声。

此举换来佳人凌厉白眼，半晌，元祈才止笑，问道：“今日是什么晚宴，朕怎么没听说？”

“不过是个消夏晚宴……”

晨露笑得婉约，道：“是我发出的邀请。”

元祈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一时之间，很难将这些闺阁琐事，与眼前盛装华容却仍不失飒爽英姿的女子想到一处。

“这次又有什么惊喜等着朕？”

晨露瞧着皇帝如临大敌状，几乎笑出声来。什么时候，她成洪水猛兽了？

“皇上不会忘记册我为妃的初衷吧？”

“是为朕制衡后宫势力……这确实太为难你了！”

元祈想起后宫中，林氏只手遮天的状况，又觉一阵头疼。

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太后既然给了我那般隆重的招待，我不回敬一二，也未免单调。”

各宫中接到请柬，私下都是诧异，这位娘娘甫一册封，就敢于亲邀众嫔妃前往，这架子也未免太大了！

正在她们踌躇时，一道消息，让所有人瞠目结舌。

从不出席后宫会宴的皇帝，破天荒地将会驾临碧月宫中！

皇帝驾临之时，夜宴才刚刚开始。

除去皇后卧病在床，其余嫔妃，皆是华衣盛妆，高髻如云，如此争奇斗艳，皆是为了一窥皇帝龙颜。

皇帝素来勤于政事，于女色上头很是有限，除去几个略微受宠的，等闲嫔妃一年也难得面圣几回。

元祈入得殿中，但觉与平日绝然不同，处处流转着明丽雍华之象。

他以眼搜寻着，却见正下略右的主位空荡无人，一眼望去，只见美眸巧笑的嫔妃们，一齐起身行礼。

晨露由后堂走出时，暮色已然暗淡下来，殿中点起了两排蜜烛，却仍是昏暗幽深。

人们抬眼望去，但见紫裳曼卷，通明绚丽，如流光般轻舒直下，青鸾凤冠古雅高华具于额前。她不着平日的素服，盛装之下，威仪天成，淡淡清漠间笼罩了整座大殿。

元祈正自诧异，但见她行至上首偏右，却不就座，只是淡淡道：“今日会宴寒陋，还望各位海涵。”

众嫔妃纷纷道谢，连道娘娘过谦，晨露抬头，却正看见皇帝驾临。

“你来了？”

她的声音，清脆婉转，仿佛有无限惊喜和甜蜜。元祈见着这迥异于常的景象，一时愣在那里，他想起今晨的说话，心中一亮，隐隐有些明白，试探着上前挽了她的手，柔声道：“朕来迟了吗？”

他状似亲密，贴在耳边，悄声问道：“你这是演的哪一出？”

“为您制衡目前的局面啊！”晨露略带调侃，同样悄声说道。

“稍后，请千万配合我说的。”

两人这一阵低语，仿佛耳鬓厮磨，亲昵而不避讳，众嫔妃吃味之余，却着实吓了一跳。皇帝在女色上很是淡漠，哪曾有过这等神情？

宾主落座后，宫中的乐伎们慢捻细挑，雅音悦耳肃穆，珍馐便源源不断呈了上来。



“这也罢了，不过是宫中制式宏音……”晨露似乎颇有感叹，淡淡说道。

她目视一旁花团锦簇一般的嫔妃们，笑着对皇帝道：“此乃家宴，不若我等击鼓传花为戏，轮到哪位，便表演才艺，如何？”

她慧黠一笑，接过侍女手中的花球，正在手中拨弄，鼓声已阵阵低擂。

她将球轻轻上抛，丝毫不差地落于元祈手中，此时鼓声一停，皇帝方才愕然，已全然醒转，无奈地瞪了她一眼，却站起身来。

“今日大家尽兴，朕却是半点才艺也无，怎么办呢？”

他做出一副苦相，惹得众人掩面莞尔，对天子的战栗畏惧，也不由得少了很多。

“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了，好在朕是个五音不全的。”

他笑着命秦喜取出随身小匣中的翠玉笛，凑到唇边，微一沉吟，便有乐声传出。

晨露眸光一闪，竟是最初的玉玲珑事件中，他于郁郁之中，弹奏的那曲。

曲调依稀，以笛代琴，多了几分清脆婉转，却不似上次那般悲郁沉痛，而是如清风拂面一般，轻柔明爽。

为何会有这等变化呢？

晨露被自己的疑问吓了一跳，她禁不住对上了他的眼——那含笑凝视的深情隽永的眼。

答案在瞬间浮上心头。

她的脸色白了一白，在虚无的最深处，询问自己：若是他知道，自己眷爱之人，不过是个聊斋画皮一般，满心怨毒的复仇鬼魅……

尖锐的疼痛在瞬间刺中了她的心，她一时茫然，连乐声渺然收尾，也未曾察觉。

“娘娘……”

润清在旁扶了她一把。

“实在是天籁之音，我听得入神了呢？”她恢复了常态，笑着说道。

皇帝捡起那花球，再传下去，鼓声再停时，却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湘贵人手中。

湘贵人素来胆小口拙，见到众人都齐齐看向自己，顿时汗湿重衣，嗫嚅道：“妾……妾身不会什么才艺。”

她又急又羞，竟忘了对上的仪礼，僵坐着不动，全场一片寂静。

晨露笑着解围道：“你实在过谦了，谁也不是天生的诗琴歌赋样样精通，随便挑一两样拿手的，也就是了。”

她见湘贵人仍是懵懂，于是提醒道：“贵人是由江南而来的吧，有些风雅的民间小曲，我也一直想听呢！”

湘贵人这才缓过气来，她羞得面飞红霞，一边起身，一边声若蚊蚋道：“不如我



唱首《采莲歌》？”

底下众嫔妃忍俊不禁，有刻薄的，已是低声嗤笑。

晨露也笑，一个眼风扫去，但见那些掩嘴讥笑的，都如见了神鬼一般低下头去。

《采莲歌》清婉悠扬，柔丽中带着旖旎，虽然词句俚俗，软依的苏白却更有江南风情。

殿中众人这才微微动容，聚精会神地听了下去。

一曲完毕，湘贵人满面羞怯，正要退回下首的座位上，却闻上首有人叹道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……一曲之间，便可见旖旎风光！”却正是皇帝，坐于中央，温言赞叹道。

底下有细细的诧异声，众嫔妃大都出自世族名门，即使是寒庶的小家碧玉，也都久浸宫中。先帝和太后，皆是名门簪缨之后，素来只赏识那些雅趣古乐，哪曾见到在宫中唱起民间小调？

却见皇帝侧过身去，跟晨露轻声笑道：“却是比教坊司中的新乐要强了许多……”

晨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湘贵人的父亲，好似刚调入京中吧？”

湘贵人从席末而出，在阶下诚惶道：“家父才入京中，忝为翰林院检讨……”

席中嫔妃不敢再窃窃私语，却各自交换了个讥笑的神情。

翰林院检讨不过是从七品，在这冠盖如云的京城之中，实在是微末小员，蝼蚁一般地存在。

“可怜见的，就差了些品阶，父女俩却不得相见。”晨露皱眉歔歔道。

六品以上的朝臣之女，才被视为官宦之后，依宫中律例，隔两个月，让其家人入宫拜谒。

湘贵人的父亲官阶微贱，父女俩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，实在是人间惨事一桩。

湘贵人听着，眼圈都红了，只是强忍着，声音也带上了哽咽，“这也是妾身福薄……”

晨露带着求恳，看向元祈道：“皇上，您看这……”

元祈略想了下，问道：“你父亲是翰林院中的哪位？”

他一时想不起来，湘贵人低声说了名字，他才略有些印象——那是个埋首书案的老学究。

“是上次给朕讲解《孟子集注》的那位吧……他学问很是严谨，可晋为翰林院修撰。”

后半句，是对在后随侍的秉笔太监说的，金口玉言之下，湘贵人的父亲连升了两级。

众嫔妃大惊，看着上首在帝侧嫣然浅笑的晨妃，简直不敢置信。

皇帝虽然温和，但后宫女子干政，却是他最为忌讳的，如今晨妃轻轻一嗔，湘贵

人的父亲，就得以晋升了！

这个出身微贱的女子，竟有如斯魔力吗？

她们的眼中，闪着又妒又畏的光芒，虽然又回复到说笑嬉戏中去，心中却都在思量今日一幕的意义。

接下来的几次击鼓为戏，中彩之人不过说了几段笑话，也就宾主尽欢。

夏夜逐渐清冷下来，窗外的弯月，将淡淡清辉撒拂大地，殿中的青金石地砖，在众人眼前幽然生华，是到该归去的时辰了。

众嫔妃纷纷起身告辞，言语之谦恭，与初到时的慵懒随兴，有如天壤之别。

皇帝挽着晨露，竟以主人翁的姿态，辞别众人，这一不合规矩的行为，又一次让人惊叹，这碧月宫主人圣眷之盛。

云贵人起身，率先而出，走过廊下的时候，她微微冷笑着，低声道：“不过是微贱出身……”

“云贵人此话差矣，您莫不是忘了自个儿……”

居于云庆宫南侧殿的杨宝林早就看她不顺眼，如今趁机以扇掩唇，轻笑着讽刺道。

她本是齐妃一党的，自从云庆宫没了主人，她们这些人失了主心骨，免不了被云萝排揎几句，如今逮到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还不扬眉吐气？

云萝听她细声笑讽自己的出身，气得俏脸煞白，咬牙正要回敬几句，却听廊下有人低声道：“奴婢奉娘娘之命，来服侍各位主子回宫。”

只见一位黛肤宫女，衣裙光鲜，气度从容，细看袖上绣了青碧祥云，大约是晨妃身边的亲信。

“此处夜深苔滑，各位娘娘小心。”她淡淡说道，在旁撑起一盏宫灯，随着众人而行。

云萝不知方才的言语被她听进多少，也自尴尬不语。一片沉寂下，众嫔妃走到了大门之外，各自登上车轿，绝尘而去。

唯有杨宝林见四下无人，向润清谦谢道：“姑娘辛苦了。”

“怎敢当娘娘谬赞……娘娘方才仗义执言，奴婢代我家主子多谢了！”

杨宝林大为兴奋，低声道：“云贵人太过狂妄，竟敢诋毁晨妃，我少不得要刺她几句……姑娘，有件事，不知可否告知一二？”

“娘娘请说。”

“这位湘贵人，与你家娘娘有什么旧缘吗？”

润清闻言，露出一道神秘笑容，悄声道：“湘贵人温婉贤淑，待人热忱，我家娘娘晋位不久，她就前来探访，宾主谈得甚欢呢！”



原来如此！

杨宝林想起封妃仪式之后，皇后言语中很是不满，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嫔妃，也就不敢去贺喜，倒是这个湘贵人，居然雪中送炭！

“我家娘娘说了，与她友善的，她会鼎力襄助，若是非要与她为难……”

润清的声音，在月夜下，显得格外诡谲。

月上柳梢，从窗中撒下清莹辉光，宾客尽散后的大殿，但见杯盘碗盏仍是琳琅满目地陈列着。

晨露接过侍女端来的一盏玫瑰露，却不就口，而是递给元祈道：“方才你饮的甚多，这是冰冷过的，最是消暑解渴。”

元祈小啜了一口，只觉清爽冰滑，笑着问道：“你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啊？”

“您觉得，如今后宫的局势如何？”晨露不答反问。

“林氏独大……”元祈想了一想，又加了一句，“与先帝在时，别无二般。”

晨露眼中杀意一黯，仿佛不适应灯烛之光，那清冽黑眸，竟似含了几分凄楚。

“林氏之所以独大，就因为两代后位都为她们执掌，在后宫中，无人敢逆其锋芒。如今，若抑制这滔天气焰，唯有以您的‘圣眷’，将其余嫔妃都聚拢于旗下。我今晚这出好戏，就是为了挂起这面大旗。”

晨露有些歉意，道：“就是委屈您了，为了让她们见识我的手腕，不得已让您公器私用，明日言官又要啰唆了！”

元祈大笑，调侃道：“反正朕为了你，早就成了昏君一名……”

他本是调侃那些见风就是雨的，却是含笑凝望着，说得真切慎重。

晨露并不答话，只是继续道：“有湘贵人这个榜样，其他人就算慑于太后严威，不敢与我公开往来，私下也必定能为我所用。”

“那击鼓传花是早有预备？”

“就连湘贵人也是我早就选好的……她为人羞怯内向，那日我册妃之日，本应朝贺的宫中嫔妃，慑于太后威权，不过虚应其事，唯有她遣人送来三匹云锦。”

晨露接过第二盏玫瑰露，轻抿一口，任由那沁凉入骨入髓。

“这样‘赶冷灶’，未免太有心机了……”元祈沉吟着，想起席间那胆怯颤巍的女子，颇觉不可思议。

晨露轻笑出声，“我先也这么以为，结果一查之下，这才叫啼笑皆非。这位湘贵人与其父一般，嗜书如命，平日无事从不轻出，这满宫的是非，她竟是懵懂未闻，身边的侍女因她没有油水，也是幸灾乐祸，所以才……”

元祈听到此处，已是深明端倪，他露出无奈苦笑，叹道：“宫中趋炎附势，已到



了这等地步……真是难为你了！”

晨露微微一笑，不受他这褒奖，劝道：“宫中拜高踩低，也是常态……”

她深深凝望着西北方向——那一端，乃是古雅肃穆的慈宁宫，轻喃道：“也不知，那边情形如何……”

她想起辰楼中，那一个个稚气而坚决的女孩，不由暗生担忧。

千万，不要出什么意外……

慈宁宫中，太后听着叶姑姑叙述夜宴上的那一幕，并没有生出怒气，只是淡淡道：“皇帝真是大了，这次的眼光着实不错。”

“娘娘！”叶姑姑急道，“此女先前颇是低调，如今登上云端，竟敢以一己之力来干涉朝政，实在留她不得啊！”

“她是皇帝的心肝挚爱，上次借用安王的冰琅，却仍是安然无恙……这样的人，你以为可以随便灭去吗？”太后悠然笑道，凤眸中闪烁着冷然之光，瞧来从容莫测。

“她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，毁去了，还有第二颗……”

她想起皇帝恭谨而虚远的笑容，心中一阵痛憎，不由地，指尖甲套深深划入紫檀木妆台之中。

重重的疲倦袭来，她觉得身体异常乏累，于是让宫人伺候更衣就寝。

鲛纱垂垂，香炉氤氲间，清雅渺然，太后睡得并不踏实。恍惚间，她睁开眼，却见昏暗殿中，隐隐有云裳重染，一人正站于案前，幽幽看着她冷笑。

“是谁？！”

太后想厉声呼喊，却发现自己胸腔之中，酥软无力。

那云裳女子长袖轻垂，身影曼妙，绝丽容颜在幽月之下，隐约模糊。

“是谁……”

太后再问，仍是声音微弱，但见那女子冉冉飘来，竟似脚不沾地。

凉风从窗缝中吹入，奇香氤氲间，她面容越近，却越见凄楚怨恨，苍白的脸上，笑容如木偶一般凝固森冷，眼中黑瞳，几乎要滴下血来。

电光石火间，太后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，她惊得浑身寒毛直竖，肝胆俱丧之下，终于大叫出声。

叶姑姑从廊外奔入，将恍惚不能自己的太后轻轻摇晃，“娘娘！”

“别过来……你已经死了，却缠着我做甚！！”太后仍是狂乱，口中轻喃着这一句，眼中瞳孔涣散。

叶姑姑念一声得罪，从台上取下水瓶，兜头便泼将下来，太后猛一激灵，这才如梦初醒。



“有鬼……”她惊魂未定地低喊，指定了床前不远处。

叶姑姑命人将灯烛点上，满室如同白昼一般，又命人紧闭门窗，仔细搜索，亦是毫无收获。

“娘娘，您看见什么了？”

太后稍稍平静下来，喝了口水，又在宫人伺候下，换了一身丝袍，心有余悸道：“我看到‘她’来了，就站在那里，正看着我笑呢！”

叶姑姑听着她惨淡有如梦呓的声音，生生打了个冷战，勉强问道：“是哪一個‘她’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！！”

太后近乎暴怒，几十年的怨恨终于在此刻迸发而出，有如岩浆奔流，红炽灼烫。

“废宫那个，先帝当宝贝儿似的珍藏着，连死了也要把尸骨合葬……便真是要作祟，也逃不出符咒镇压。”

“那么，便是西厢那位……”

叶姑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想起多年前，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正是自己万分嫌恶地命人将尸体抬出，将那身染满血迹的宫衣除下……

窗外树枝摇晃，她猛一冷战，只觉得鬼影憧憧，自己都免不了疑神疑鬼。

“娘娘，怕是您看错了吧？”她粉饰太平地试探问道。

太后想起那一阵恍惚，自己也不敢确定，口中不便示弱，于是道：“大约是我最近烦心过甚，所以妖梦入怀……这实是不吉啊！”

碧月宫中，晨露送走了皇帝，独坐窗前，静听着更漏之声，细数之下，心中不无担忧。

她面上波澜不惊，遥望着天边孤月，只觉得茕茕茫然，一梦醒来，此身难复从前。

人的心，竟是比那天上弯月更加邈远！

流云顿飞，月华轻掩，阴影深深拂过她清秀的面庞，浸润得岁月静好，悠然出尘，却照不见她心中的万丈深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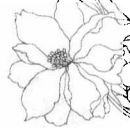
润清走近时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沁凉幽寒的月光，仿佛在她身上安静流淌，整个人都融于其中。

“娘娘，慈宁宫那边，已是点起灯来，微微有些喧哗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晨露心中的大石，终于放下一半，而另一半却分外紧绷。

“诏狱那边，还是没有动静……”



她声音低沉，透着决然和无畏，蓦然起身。

涧清急忙阻止道：“娘娘不需亲身前去，我去看个究竟便罢了！”

晨露摇头道：“行事之人也是楼中的佼佼者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看来事情很棘手。”

她起身，换过轻便衣装，由窗中飘然而出。

昏暗的阶梯逐渐向下，狱中寂静无声，几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响。

铁栏圈禁中的囚室，大都空旷闲置，行至尽头，但见一灯如豆，地上躺有一男一女，生死不知，另有一人，黑袍蒙面，正倚墙而立，望着她冷笑不语。

“是你！”

晨露双眉一轩，清冽双眸中，发出凝重剑意。

“小女在京中，多承娘娘照顾了！”

黑袍人发出高深莫测的低笑，渊停岳峙，一身威仪，隐隐有兵戈之意。

他目光如刃，看向那素裳女子，却看入一片凜然清明之中。

晨露丝毫没有畏惧，两人目光一碰，竟似有火光迸溅。

“把我属下还来。”晨露淡淡道，信步而入，丝毫不受他气势威压。

黑袍人轻挥衣袖，地上那妙龄少女直直飞起，竟轻飘飘的如同棉絮一般，缓缓而来。

他纯粹以内力御物，已到如此境界，若是有第三人在此，定要骇声尖叫。

晨露柳眉一挑，白皙手掌伸出，竟似天女托镜一般平平将人托住。

“果然不愧是皇帝身边第一等的人物！”黑袍人挑眉冷笑道。

“周大将军过奖……”

晨露将辰楼中的手下置于身后，却不止步，继续向前。

“怎么……娘娘有闲心看我清理门户？”周浚目光中光芒奇异，讽笑道。

“请恕我唐突，此人乃是您的爱将，亦是令爱唯一钟情之人。我答应过她，要护他周全，绝不食言。”

晨露声音不大，在空旷狱中听来，却是决然清晰。

她话音未落，竟是长剑出鞘，剑光凜然飞涌，瞬间已近人身前。

仿佛迫不及待会聚主人眉目的怒意，剑光如雪一般，截断尘世所有的旖旎，决然凌厉。

那锋芒几乎是闪至眼前，连风都带着灼热的疼痛，周浚为这不符合她年龄的老辣森然暗自吃惊，却更不愿示弱，身形猛缩，间不容发间，已然避让开去。

那长剑由诡异角度一闪，竟复杀至眼前，他一避再让，一脚凌空已是踏上阶梯。



眼看无路可退，周浚飞身而上，如浮云一般到了地面之上。

他一愕之下，才知自己中计，正要返身，那柄古意盎然，却又光华无上的太阿宝剑，竟也如蛇信一般追踪而至。

晨露心系狱中的两人，剑招以快见意，一时竟让周浚无从下手，但他毕竟是修为高深，一番决战之后，便不再手忙脚乱。

不能再拖延了……

晨露微一咬牙，水袖轻抖，一片璀璨已极的光幕，在黑暗中焕发无穷。

无数莹光飒然浮空，有如鲛人珠泪，星星点点地闪烁，由水袖中飞出。

这万千光华，幕天蔽月而来，每一针，每一尖，都似天外游龙，纷飞莹亮之下，又有无数诡变。

有如万千繁花一起绽放，闪着炫目冷光的无数细针，在夜空中摇曳直下，如星辰密雨一般。

周浚躲闪不及，千钧一发间，反手扯下斗篷，迎着针幕缠绵而上。

他腕力沉着，全凭一个“巧”字，竟能如意婉转，内力之深，可见一斑。

晨露微微一笑，力贯指间，那千万细针蓦然崩直，将斗篷刺出无数小孔，终是破裂而出。

周浚面色大变，如烟尘一般一退十丈，才堪堪躲过了蜂窝似的惨状，他眼中闪着莫名的光芒，眉间轻颤，低喝道：“且住！”

那万千细针并未收敛，随着淡淡月华飘摇直追，周浚闪身避让，森然道：“莫要逼人太甚……你手中之物非同小可，怎敢重现世间？”

细针组成的流光华幕，在瞬间收拢起来，光芒聚集后，重又回到袖中，晨露深深看向他。

“你见过它？”

“三十年前，那场潼关大捷……”周浚沉浸在回忆中，缓缓说道。

晨露的手不为察觉地一颤，“那么，你也见过它的主人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周浚郑重道：“那段被抹杀的过往，虽然不载史册，当年亲眼目睹的将士，又有几个可以忘记？”

他抬眼看向晨露，目光不复冷厉，“你是林宸的传人吗？”

晨露不答，绞紧的手指，微微有些发白。

“若你果真与她有渊源，便该知晓，这朝廷皇家负她很多……你又为何要为皇帝所用？”他说到后来，目光炯炯，手握长剑，尖锐质问道。

晨露望着他，良久，才反问：“将军和皇室有隙……是为了被鞑靼掳走的那位



姑娘？”

周浚怒不可遏，冷哼道：“那小畜生为了救人，将这些都说了出来！！”

他拂袖欲走，却听身后一声清音：“且慢！”

“将军，我非有意窥人隐私……只是——我们人同此心！！”

她说到最后一句，已是心神激荡，多少年的不甘和怨恨，如同裂冰破堤一般，在心中汹涌。

周浚愕然回身，但见她素衣如雪，曼然惆怅间，一道飒爽英气，凄烈冲天。

他若有所悟地笑了，也不追究自己女儿与爱将的叛离，转身离去。

夜风中，只留下一句，“有事来我京城府邸……”

救醒了地上的一男一女，已近拂晓，苍穹尽头，青白色曙光隐露。晨露对着有些茫然的青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她没死，在约定之地等你。”

看着青年因这一句而欣喜若狂，她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。

周贵妃，答应你的事，我已做到！

她扶起辰楼中的得力属下，发现她只是被点了睡穴，这才安心。

遥望天边，她轻喃道：“天快亮了吗……”

不再犹豫，她起身缓缓离去，幽深阴暗的诏狱，被逐渐甩在身后。

皇帝清晨起身时，便听说太后身子不爽，派太医前去探视。谁知太医语焉不详甚是吞吐，惹得他躁怒起来，太医这才低语了几句。

“夜见鬼魅？”皇帝有些不可思议道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
太医有些为难地干咳了一声，“太后体虚，肝气郁积，许有此等魇幻。”

“那就好好用药吧！”皇帝思索一阵，不得要领，便只得如此吩咐。

待太医走后，晨露由屏风后娉婷而出，若有所思道：“说到太后的病，今日晨省，我在慈宁宫还听见了一桩新鲜事。”

元祈颇感兴趣，便追问起来。

“据说太后一夜噩梦连连，对着窗棂，连道‘别过来……你已经死了，却缠着我做甚’。”她低低说来，话语中的阴森幽寒，如临其境。

元祈听着她学说，只觉得一阵诡异不吉，晴天白日间，竟是从心底觉出寒意来。

他正欲开口，却听殿外一阵喧哗。秦喜将来人拦住，不一会儿，就进来禀道：“皇上，诏狱昨夜遇劫，周贵妃一案的人犯已是不翼而飞！”

元祈乍听已怒，略一思量，便看向身边佳人。

“皇上看我做甚，难不成犯人是我不？”晨露嫣然一笑，不以为意道。